

系列作品

周越然
zhou yueran

系列作品

周越然
zhou yueran

藏书家
编译家
散文家

民国著名

BIBLIOPHILE
TRANSLATOR
PROSER



六十回 memory 忆

周越然 著

陈子善、王稼句联合策划

周越然拥有着多重身份：藏书家、编译家、散文家……他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，同时也是南社社员，如经历，必然是伴随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而延展的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49年后首次还原初版风貌，品味原汁原味的周越然
内含周越然、陈子善、王稼句珍藏私印

系列作品

周越然
zhou yueran



周越然 / 著

陈子善 王稼句 / 策划

张琦 / 整理

六十
回 memory 忆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十回忆 / 周越然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(周越然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17-3752-0

I. ①六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周越然 (1885-1962)

- 回忆录 IV. ①K825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4836 号

六十回忆

Liushi Huiyi

作 者 / 周越然

策 划 / 陈子善 王稼句

责任编辑 / 宋玉成 张 喆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邮 编 / 150080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字 数 / 92 千

版 次 /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752-0

整 理 / 张 琦

装帧设计 / 壹·书装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4.75

印 次 /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7.80 元



1944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初版

周越然的书

陈子善

日前在深圳见到一位收藏界后起之秀，他出示一份所藏清代以降藏书家手札目录，自朱彝尊起，至黄永年止，名家汇集，洋洋大观。但笔者发现其中有个重要的遗漏，周越然并不包括在内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周越然墨迹存世很少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余生也晚，知道周越然的名字已在1980年代后期了。那时为搜寻张爱玲作品，查阅1940年代上海的《杂志》《风雨谈》《古今》《天地》等文学和文史掌故杂志，经常见到周越然的妙文。后来又在旧书摊上淘到周越然的《书书书》《六十回忆》等著作，始知周越然并非藉藉无名，等闲之辈。然而，我们已经把他遗忘得很久了。

周越然(1885—1962)原名文彦，又名復盦，浙江吴兴(今湖州)人，藏书家、编译家、散文家和性学家。他是清光绪

三十年（1904年）的秀才，又是南社社员。曾执教江苏高等学堂、安徽高等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等校，是严复弟子，为辜鸿铭所赏识，戴季陶则向他从过学。他精通英语，1915年起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近二十年之久，编译各类英语教科书和参考书籍三十多种，尤以《英语模范读本》销量最大，几乎垄断当时全国的中学语文课本。他1940年代专事写作。1950年代先后在上海水产学院教授英语和从事图书馆工作。

根据现有资料可知，周越然生前出版了《书书书》（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）《六十回忆》（1944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初版）和《版本与书籍》（1945年8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初版）三种谈书的书，《情性故事集》（1936年7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），《性知性识》（1936年7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）二种谈性的书。虽然还不能说周越然已经著作等身，但如果说他著述甚丰，影响不小，却是完全符合史实的。

由此也可见，周越然是早该进入文学史的人物。1980年5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刘心皇著《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》里就出现了周越然的名字，称其“藏书有外国古本，中国宋元明版，中外绝版三种。数量之多，更是惊人。”这大概是文学史著作首次写到周越然。199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青生著《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》里也写到周

越然，特别对周越然的散文给予颇高的评价。此书论及上海沦陷时期的“清谈风”与“怀旧热”散文时，给周越然以相当的篇幅，认为周越然的“书话”“专谈古书版本流变及伪贗‘古书’的识别，举证周详，论列精细”，而周越然“将有关‘书’的广博见识，用半文半白、亦庄亦谐的文笔写出”，“在中国古今同类散文小品中，显示出承前启后的独特个性。”至于周越然的“忆旧散文”，也自有其风格，“没有严密的秩序，忆及即写，散漫随意”，“下笔也比较自由，叙已述人或谈事载言，虽未必确切周到，却不失真实生动。”这是内地文学史著作写到周越然之始，都不能不提。

自1990年代中期起，随着内地出版界思想的解放，选题的多样，重印周越然著述逐渐付之实施。据笔者粗略统计，已经出版的周越然著述有如下七种：

《书与回忆》（1996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）《言言斋书话》（徐雁等编，1998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），《周越然书话》（陈子善编，1999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），《言言斋古籍丛谈》（周炳辉编，2000年2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），《言言斋西书丛谈》（周炳辉编，2003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），《夹竹桃集：周越然集外文》（金小明、周炳辉编，2013年3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初版）。

这些周越然作品集当然各具特色，对传播周越然其人其

文所起的作用自不待言。但是，除了集外文的发掘整理，它们大都是重新编排的选本，而非周越然著作的初版原貌。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，因为读者无法从中得见周越然自己编定的集子，也即无法品尝周越然作品集的原汁原味，不少读者对此深以为憾。

从这个意义讲，北方文艺出版社此次新版《周越然作品系列》，首批印行周越然生前编定的五种作品集，就令人大为惊喜了。不但周越然脍炙人口的《书书书》《六十回忆》《版本与书籍》三种据初版本重印，《性情故事集》和《性知性识》两种生动有趣的性学小品集更是1949年以后首次与读者见面，极为难得。此后还将陆续印行《修身小集》《文史杂录》《古籍丛谈》等周越然集外文辑。“文字飘零谁为拾？”这部真正是原汁原味的《周越然作品系列》的问世，正好较为圆满地回答了百岁老人周退密先生当年的诘问，也必将对周越然研究有所推动。

也许因为笔者以前编过《周越然书话》，王稼句兄不弃，囑为北方文艺出版社这部颇具新意的《周越然作品系列》写几句感言，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话，聊以塞责，不当之处，谨请高明指教。

丙申初冬于海上梅川书舍

目 录

周越然的书	/ 01
自 序	/ 01
约伯与短工	/ 03
先教后学	/ 09
中 公	/ 15
苏人苏事	/ 20
四书熟秀才足	/ 24
辛亥革命	/ 29
文房三宝	/ 38
言言斋	/ 42
购买西书的回忆	/ 50
编译之味	/ 57

64	/	《模范》小史
74	/	我与商务
80	/	我的康有为
88	/	伍廷芳
93	/	我所知道的陈独秀
100	/	初恋的我
106	/	惟酒无量
114	/	汉口之行
118	/	捧角记
121	/	小难不死
125	/	逃难记
137	/	作家的烦闷

自序

本书共计二十二篇，不是我的自传，而是我的回忆。

自传（autobiography）与回忆（reminiscences）不大相同。自传是正式的，回忆是随便的。自传注重年月，回忆可无年月。自传整齐有序，回忆零乱琐碎。换句话来讲：自传是教导后人的历史，回忆是“款待”阅众的杂文。

我年六十，生平所作所为，虽有滑稽可笑者或悲哀可泣者，然绝无与国家政事有关者，故无资格作一自传以教导后人，只可写些趣事以款待阅众。

不论男女，不论贫富贵贱，到了花甲之年，总记得些关于一己的过去之事。倘然他们把那些记得的事情一一写出来，必然有不少动人之处。乞丐讨饭十年，必有他奇异的见闻。小贩挑担半世，也有他特别的经历。我的二十二篇，类乎乞丐的见闻，小贩的经历。阅众不必管我的身份，只要看我的故事。你们所得的结果，是二十二篇，每篇数千字的，并且每篇有一个中心的“写实”小说。

自传与回忆的作法，完全不同。作自传者，一定要谨严，

不可马虎；一定要板脸，不可滑稽。作自传者，应具有四种资格：（一）名望，（二）工作，（三）需要，（四）文章。他们在动笔之前，非先问自己四个问题不可：（一）我是不是声誉卓著，大众钦佩的人？（二）我一生所作所为，对于国家，对于人民，有何实益？（三）除了我的至亲好友及子孙之外，我所作所为者，别人是否不可不知？别人是否急于求知？（四）我所写述者，是否确切可靠？我的辞是否能够达我的意？

我的回答，全属否定。这四种资格，我一种都没有。是故我不能作过去六十年的自传，只可写此二十二篇杂文。

本书的二十二篇，真是杂文！其中大半是文言，小半是白话。内容的混合，内容的夹凑，一望而知。评论大家，或将以“夹竹桃”之名，讥我的书。但我幼时不学，长入“异”途，文既不文，白又不白——桃不成桃，竹不成竹——恐怕还不能收受这个雅俗兼具的花名。

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孔圣诞日 周越然

约伯与短工

英语中“约伯”(Job)与“短工”(job)两字，拼法完全相同，所不同者，首一字母之大小写及中间一母之发音耳。二十年前，余在某校任教职时，有高材生某姓者——现已成博士矣——以此探余之才力。当时吾二人之问答，颇足为目下及将来教师之参考材料。其实况暂时不提，留之篇末，兹先言余之教学经验焉。

今吾国之人皆喜以“老教师”称我。“老”字疑是“富于经验”之意。若然，误矣。余当教师，前后统计，不到十年，经验何尝富耶？最初在教会学校当师范生，每日于自己上课之暇，监视大教室中之小学生，有不知字义者为之释之，有不能发音者为之读之，发现不守规则者，或自己自由责之，或禀告校长而后罚之——此余二十岁（清光绪三十年）事也。

次年，余往某镇教授英语。校中最高之课本为柏赛彼得之《统一史》(Peter Parley's "Universal History")，前半本全为《圣经》故事，后半本始述各国政体。书虽陈旧，然余未曾读过。初次独当一面，既无参考之书，又乏商酌之人，甚觉苦也。更深夜静之时，常常在枕上流泪。数月之后，愈

觉才力不足，遂弃教而再求学。

廿四岁（清宣统元年）春夏之交，由李登辉先生介绍，入苏州英文专修馆教习英语。创办此校者，江苏提学使毛实君也。校中同事有数学家冯玉蕃（教务主任），美国哈金丝（头班教师），约翰毕业生丁莲伯（三班教师）等。余教中级第二班，介于不难不易，不高不低之间，对付学生，对付同人，无不困苦。幸后来成绩尚好，所出人才不少（现已逝世之农学专家过探先亦当时二班学生之一），而余之名誉亦因之而增高。此校于宣统二年底停办，余二十五岁也。

二十六岁，余就苏州江苏高等学堂之聘，校长南翔朱锡伯也。次年秋辛亥革命，高校因经费无着，遂告终止。庚戌年冬季之毕业生至北京复试时，成绩特佳，为全国之冠，故余等为教员者，皆得“传旨嘉奖”之荣。今高校同学之为官为绅者甚伙，如夏奇峰、杨小堂等君是也。夏君通英法两国文字，并深究政治学，杨君专攻英文，精于外交。

廿九岁春（民国二年）余应安徽高等学校之聘，先为英文教员，后兼教务主任之职。为时虽只半载，然所识者有名人三位：（一）马通伯，（二）应溥泉，（三）陈独秀。马为桐城派古文大家，应为罗马法专家，陈后来加入共产党而为中国之领袖——三君现皆仙逝矣。三十岁任吴淞中国公学，商船学校教师之职。三十一岁入商务印书馆为编译。三十四岁脱离商务而为南京国立高等师范之教师，为时亦只十三个

月。后来又任上海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兼教授之职，但为期亦短，且该校所注重者，并非英语，故余全然无力可用。

是故余任教职之年，前后实计，不过八载，非独经验不丰富，且可谓全无也。但在此短期中所遇之生徒，人品不同，年龄不同，而资质才能又大不同。其相同者，只有一事，即在开始上课之第一、二星期中，总有“刁顽”者设法以探查我之才力，如上文所提及之高材生问我“约伯”与“短工”二字之音是也。二十年前，吾国教育界所最缺乏者，精于西洋语音学之人，某校所以聘余者，以余曾研究此学而略有心得也。故某生之问，虽不为语音之条理而为其细则，但字之发音，总是语音，于情于理，似无不合，不足怪也。当时之实况，当时吾二人之对答，如下：

某生肃然起立，手持《钟氏审音字典》（Daniel Jones's "An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"），而作英语问曰：“密司脱周，你准许我问一件小事么？”

余闻其语气，观其姿势，知其中必有蹊跷，故严然答曰：“欢迎，欢迎得很。”

某生曰：“英语中j、o、b三个字母合成何音？”

余曰：“你问的j，还是大写呢，还是小写呀？”

某生不待余语毕，即深深一鞠躬而坐下矣。当时同班者十四人，除一人似为“共谋者”外，其余十二人均莫名其妙，向我注视。于是余又问某生曰：“我所问的，你为什么必答

呀？”

某生低头面赤，全不作声。余曰：“我明白了。你以为此问不属本课，问错了么？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本课虽然不是语音练习，但这两个字倒成语音问题，吾人不可不注意的。让我来讲给大家听罢。‘约伯’是人名，他的第二个字母读如‘腭’音，与 no 之第二母相同。‘短工’之第二字母与此不同，读似‘呕’音，与 dog 之第二音同。”语毕后，余嘱某生翻查《钟氏字典》，并问其是否不错。某生默默点头，仍不作一语。当时班中多数同学，回顾而向彼微微一笑，盖已猜得其发问时存心之恶耳。

余又告全班同学曰：“嗣后诸君发问，最好注重原理，不涉枝节。与其问某字应读何音，不如问某音如何发也。原理不讲不明，细则一查即明。”

事后回想，某生之所以作此试探者，实是余自己显露过甚，太“鼠牛比”之故。前数日余告诸生曰：“英字之拼法，固与发音无大关系，但最奇者，有时吾人得因拼法而获其义也。例如：英字之以 wr 起者，每个都含恶意，不是‘破坏’（wreck），就是‘错误’（wrong），不是‘争论’（wrangle），就是‘大怒’（wrath）。请你们把字典打开来看。我记得第一字或第二字就是‘阴魂’（wraith），最末一字是“歪曲”（wry）。”余又曰，“你们可在字典上细细一看，倘对于其余的起首之字的意义有所怀疑，不妨问我。”